

Viva Forma 裸與花——朱德華攝影近作展

麥惠儀

閱讀朱德華作品總帶來一種不尋常的體驗，平靜的畫面裡隱藏著一股暗流，一旦被捲進其中，便墮進另一個世外——是現實生活深處，一次心路歷程的探索。

朱德華的作品形式就是這樣，從不複雜，簡潔的構圖、明朗的線條、基本的素材，黑白以外的顏色亦不會繽紛多采。在其過往十多年的創作過程中，當中亦經歷過考驗、掙扎或遲疑，但他始終對此不離不棄，亦奠定了作品鮮明的風格。

其實，在這兩輯作品中，所拍攝的是花或是人體並不重要，所說的「不重要」是指物件的本體，作者以他的眼睛穿越鏡頭，至攫取映象的過程中，已超越物件的形體，轉化並進入了作者的內心領域；那一股深沉的力量，已超越了文字所能詮釋的範疇，豈能就單以「性」的象徵、「生命」或「死亡」的意象便說得清楚。

在「花」的系列作品中，映象裡那些枯穿的葉子，在光影交錯中，配合寶麗萊物料的特性，仿如皮影戲中的剪影，以不尋常的姿態再度呈現，是那些秋涼的落葉，還是空中飛舞的蝴蝶？是要宣告死亡的訊息，還是要賦予它們生命的憧憬？因此，亦不難明白為何那凋落的天堂鳥仍帶著一份高傲；那蓋上黑紗的百合，是裝飾著一個死亡的宴會，還是吊祭那逝去的新娘？這是一個訊息的傳達，還是生命裡的另一個傳奇？

朱德華的作品裡，大多數的物件或人體均是獨處，少與四周環境連上關係，每一個映象擁著一個獨立的個性，令觀眾專注在那一份孤寂的莊嚴。從花到人體的素材中，裸露的胴體脫離了服飾的拘泥，擺脫了時間的局限，斷絕了空間的牽絆，在「裸」系列組合作品中，金髮嬌艷的女郎生澀地迴避鏡頭，遮蓋著身體；反之，擁著天使臉龐的姑娘，坦蕩地豎立在鏡頭之前，仿如一個無懼的戰士。

這也許是作者刻意的經營。與其過往人體作品比較，作者在這輯作品中，逐漸放鬆了人體幾何完美結構的執著，加強了捕捉身體的活動，似藉著這些蠕動的軀體中，摸索另一套述說生命的語言。

© Ann Mak 2001.

